

James Thurber



The Case for the Daydreamer

白日做梦有理

[美] 詹姆斯·瑟伯 著

孙仲旭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白日做梦有理

[美] 詹姆斯·瑟伯 著

孙伊旭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日做梦有理 / (美) 瑟伯 (Thurber, J.) 著; 孙仲旭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8

(詹姆斯·瑟伯作品系列)

书名原文: The Case for the Daydreamer

ISBN 978-7-5624-6681-9

I. ①白… II. ①瑟… ②孙… III. ①随笔-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0640号



白日做梦有理 bairi zuomeng youli

[美]詹姆斯·瑟伯 著

孙仲旭 译

特约策划 孔新人

责任编辑 陈冬梅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22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681-9 定价: 32.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I

对于一段人生的前言	3
床塌的那天夜里	8
我们不得不推的那辆车	17
大坝垮的那天	28
鬼进屋的那天夜里	40
更多夜半惊魂之事	49
来来去去的用人	56
一条爱咬人的狗	65
大学时光	76
在征兵委员会的夜晚	87
跋	98

II

- 求偶古今谈 105
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 112
一个好人 121
亚历山大的朋友 131
有用的提示与霍维夫妇 145
东好西好，不如家好 154

III

- 这位先生身上冷啊 163
黄玉袖扣之谜 169
猜谜游戏 175
比德韦尔先生的私生活 180
普雷布尔先生灭妻记 187

杰德·彼得斯的运气	194
我上的是沙利文特学校	201
回到小学	208
怎样看一出坏戏	214
怎样听戏	221
布鲁尔先生的奇事	226
一张狗的照片	237
晚上七点钟	243
一个人游游荡荡	248

IV

白日做梦有理	261
我所记得的 D.H. 劳伦斯	269
我对女性有意见	274
九根针	281

苏里苏里	287
躲藏的一代	295
马洛医生	304
骑车的海军上将	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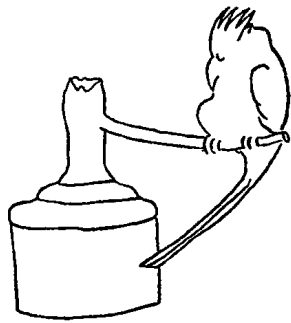
V

威尔玛姑妈算数	321
与众不同的熏衣草	333

VI

142次火车上的那位女士	355
猫雀的位子	366
回想汽车	379

I



对于一段人生的前言^[1]

本韦努托·切利尼^[2]曾说过，一个人在从事比如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这样的艰巨任务前，至少应该年满四十岁，还说自传作者应该已经在某方面取得了斐然成就。现如今，任何一个拥有打字机的人，都根本不会理会这位早期大师的古怪规矩。我自己就完全未取得斐然成就，除了不同寻常而且难以解释（有几位朋友这样认为）地对一件事情在行，那就是隔三十步拿小石子砸空啤酒瓶。另外，我还不到四十岁，但是那个无情的日

[1] 本章选自《我的人生及艰难时刻》(*My Life and Hard Times*)，1933年第一次出版，本书采用版本为：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1999。——译注（下同）

[2] 本韦努托·切利尼 (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金匠、画家、雕塑家、战士和音乐家，写过一本著名的自传。

子正飞快地向我逼来；我的腿开始不灵便，看东西也眼花了，我二十几岁认识的嘴唇红润的少女的面容就像梦中的一样，变得不清不楚。

四十岁时，可能我的各项功能就会像夜晚的花朵一样闭合了，让我无法以一种适当而谨慎的不准确去写回忆录，要么有可能在写完后，无法送到出版商那里去。一位渐近中年的作家生活在一种恐惧中，他害怕去出版社时迷了路，游荡到鲍威利区或者炮台公园^[1]，就像安布罗斯·比尔斯^[2]那样，从此杳无音讯。有时他也有类似的害怕，害怕拐过街角时，突然碰到自己从对面方向漫步过来。我就认识处于这样危险而棘手年龄的作家从办公室打电话到家里——或者从家里打电话到办公室——压低声音找他们自己，然后幸运地发现自己“不在”后，如释重负地喘着粗气，接着就垮掉了。那些写一到两千字之间轻量级作品的作家特别容易这样。

有种看法是这种人心情愉快、无忧无虑，奇怪的是并非如此。事实上，他们生活得紧张不安、心怀忧惧。他们坐在文学之椅的边上。在“人生”的家里，他们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脱下大衣。他们害怕会在两卷本甚或是一卷本长篇小说这样的巨构

[1] 鲍威利区和炮台公园都在纽约曼哈顿的南部。

[2] 安布罗斯·比尔斯 (Ambrose Bierce, 1842—1914?)，美国作家，著有《魔鬼辞典》。

中迷失自己，坚持简短地讲述自己运气不佳的遭遇，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很深入地探究，但是觉得自己能够脱身。这种写作，并不是一种快乐的自我表达方式，它表现的是既无所不在、又普普通通的恐惧。没人知道为什么，写这种篇什的作者，有种卷入小小困境的本事：走错公寓，把家具亮光剂当成苦味药喝下，把汽车开进傲慢的邻居家一流的郁金香花圃，开玩笑地掌掴一个暴徒，错把他当成上学时的老朋友。称这种人为“幽默家”——这是个不合适而且难听的词——就未能抓住他们两难处境的本质和他们本质上的两难处境。他们创造力的小小轮子是由忧郁的湿手拨动起来的。

这样一位作者不管到哪儿，都会不安地动来动去，随时会在听到做馅饼的平底锅掉到地上或者提起裙子的声音时冲出去。他的姿态，是一个未能适应环境之人可笑反应；他安静时，是困惑之人暂时的惰性。他拉上窗帘挡住早晨，夜里躲在烟雾缭绕的角落。他谈起话来既会小题大做，又会大题小做。他的耳朵，听不到世界上各个朝代向着更为乌云密布的混乱前进时发出的不祥的隆隆声，但是在夜晚的一条乡间道路上，他又能极为敏锐地听到兔子在矮树丛中扭动身子时发出的让人一惊的声音。当一张星期天报纸的漫画增刊意外被吹出采光井并裹到他膝盖上时，他会吓出一身冷汗。整个国家岌岌可危时，他睡得着觉，而早上餐具室里一声奇怪的响动，就会让他惊恐万状。

他不害怕或者清楚地意识到来自帝国的威胁，但是他走在越来越黑的街道上时，会一再扭头看后面，因为他害怕有排成一溜、走路不出声的小矮人悄悄跟在他身后，那些人大约有一英尺高，大眼睛，留胡须。

这样一个人，难以遵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1]在回忆录中所称的写回忆录唯一目的，即“为自己的时代画一幅画”。你们这位短篇作品的作者所处的“时代”，不是沃尔特·利普曼^[2]，也不是斯图尔特·蔡斯^[3]的，也不是爱因斯坦教授的，而是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受到他痛苦和尴尬的短短边界所局限，在他的这个“时代”，和国内以及宇宙中出现什么情况比起来，他消化系统的什么毛病、他的小汽车后轴和他跟七八个人以及两三座建筑的关系中令人困惑的进展更重要。他模模糊糊知道这个国家美好不再，读到过地壳在令人担忧地收缩，宇宙在渐渐变冷，但是他相信三者都不像他的状况之一半那么糟。

在测量星星、理论经济学和轰炸机生产方面，人类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通常直到在一处野餐地或者一位朋友的避暑别墅里拿起一份《时代》过刊，他才会知道那些事。他意识到银行家和政客每年窃取几十亿美元，然而这些情况在他心里

[1]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Ford Madox Ford, 1873—1939)，英国作家及编辑。

[2] 沃尔特·利普曼 (Walter Lippmann, 1889—1974)，美国新闻记者。

[3] 斯图尔特·蔡斯 (Stewart Chase, 1888—1985)，美国经济学家。

引起的担心，不及他另外一种担心的十分之一，那就是他确信自己在一个愚蠢的心理医生那里浪费了三个月时间，要么就是他怀疑自己花了漫长两天写成的一篇文章，罗伯特·本奇利^[1]在一九二四年能写得好得多，很可能还要更快。

那么，如果读者希望在此发现一位作家活着时、而且是他可笑地被称为“最佳状态”时世界上的状况，这样一位作者的“时代”几乎不值得去阅读，读者将会发现的，是这位作者遇到了什么事。我想补偿之处，肯定在于一种聊以安慰的想法，那就是说到底，跟这位比起来，你还是度过了一段相当理智而平和的人生。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很有条理的人生，也无法让任何人安全绕过冥冥中等待我们的末日。就像 A.E. 霍普金森·史密斯很久以前指出的，下层逆流漩涡的爪子，迟早都会抓到我们。

詹姆斯·瑟伯

1933年9月25日于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

[1] 罗伯特·本奇利 (Robert Benchley, 1889—1945)，美国幽默作家、剧评家及演员。

床塌的那天夜里

我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度过青少年时期，那段时间里，我想最难忘的就是我爸爸的床塌了的那天夜里。关于那天夜里，再讲一遍要好过写上一篇（除非就像我的几个朋友所说，在有人已经听过五六遍时），因为几乎需要扔家具、摇晃门和学狗叫，才能为一个确实多少有点不可思议的故事（然而真的发生过）营造出适当的氛围和逼真的感觉。

当时我爸爸刚好决定要在阁楼上睡一晚上，去到一个他可以想事情的地方。我妈妈很反对这个主意，因为她说里面那张旧木头床不安全：它摇摇晃晃，床塌的话，沉重的床头板会砸到我爸爸头上把他砸死。但怎样都劝不住他，十点一刻，他进

去后关上通往阁楼的门，开始沿着盘旋的窄楼梯往上走。我们后来听到了他爬上床时传来的不祥的吱吱嘎嘎声。爷爷跟我们住的时候，通常睡阁楼里的那张床，几天前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这种时候，他通常一走就是六到八天，然后发着牢骚、气冲冲地回来了，带回的新闻是北部联盟的领导是群笨蛋，波托马克部队^[1]完全没希望打胜仗。）

当时我有一位精神紧张的表哥在我们家做客，名叫布里格斯·比尔，他觉得自己很可能在睡觉时呼吸停止，觉得如果夜里不每隔一个钟头把他叫醒一次，也许他就会窒息而死。之前他习惯定好一架闹钟，隔段时间响一次，直到早上，可是我说服他不用那样做。他在我的房间里睡觉，我跟他说我睡觉很浅，要是同一个房间里有人不呼吸了，我马上就会醒来。第一天晚上他就测试了我一次——我就怀疑他会——我匀称的呼吸让他相信我睡着了，他屏住呼吸。但是我没睡着，就叫他。这好像让他稍微没那么害怕，可是他以防万一，还是在床头小桌子上放了杯樟脑精。他说万一直到他快没命了我还没有叫醒他，他会闻到樟脑，那是种有劲儿的清醒剂。在他们家，有怪念头的不只是布里格斯。梅利莎·比尔姨妈（她能像个男的一样，把两个手指放到嘴里扯唿哨）有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她命中

[1] 波托马克部队为美国内战期间北方军队的一支主力部队。

注定会死在南大街，因为她出生在南大街，结婚在南大街。还有萨拉·绍夫舅妈，她天天晚上睡觉时，都害怕有贼进屋，用管子从门下面吹氯仿进来。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不幸之事——因为和家里的财产受损失比起来，她更害怕麻醉药——她总是把她的钱、银餐具和其他值钱东西整整齐齐地摆在她的卧室门口，还附了张纸条：“我只有这么多东西，请拿走吧，别吹氯仿，因为我就这么多东西。”格雷丝·绍夫舅妈也怕夜贼，但是她更富于斗争精神。有四十年时间，每天夜里，她总是确信有贼正闯进屋。她从来没丢过什么东西这一事实，根本不能成为推翻这一点的证据，她总是声称他们还没来得及偷走什么东西，她就将他们吓走了。办法是把鞋往走廊上扔。她睡觉前，把家里所有的鞋子都堆到顺手的地方。她关灯五分钟后，会在床上坐起来说：“听！”她丈夫从一九〇三年起，就学会了对整个情况充耳不闻，这时要么睡得很沉，要么装作睡得很沉，这两种情况下，她又拉又扯，他都没反应，所以没过多久，她会起床，蹑着脚尖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一点点，往走廊这边扔一只鞋，然后把这双鞋的另一只往那边扔。有些夜里她把鞋子全扔了出去，有些夜里只扔两双。

不过我扯远了，本来是想讲讲我爸爸床塌的那天夜里发生的事，很不一般。到了半夜，我们都躺在床上。为了理解后来所发生的事，重要的是对各个房间的布局和住在里面的人所在